

衆

老

家

閩

黃

金

榮

(十二)

章君毅

徐家滙香車艷屍案

淫凶惡極鉅鎊下獄

旅滬廣東同鄉使用羣衆力量，朱桂珍便以巨資賄買法國巡捕相對抗，事情越鬧越大，報章雜誌競相揭載，居然釀成一場轟動中外的風波。法租界巡捕房裏，法國巡捕和中國巡捕意見不一，竟然演爲尖銳對立，華捕以黃金榮爲首，仗義直言，據理力爭，一定要把李春來逮到。法國巡捕則吃人的口軟拿人的手軟，被朱桂珍的巨額賄賂所誘，盡心盡力在給淫伶李春來保鏢。法捕房中兄弟鬩牆之爭又因爲關炯之的介入，擴大而爲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相持不下。關炯之公開發表談話，他一定要抓到李春來，把他按律治罪，與此同時更不斷催促法捕房中的華探頭目黃金榮，他願盡一切力量給黃金榮撐腰，請黃金榮堅持立場，迅即將李春來加以逮捕，押送到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受審。

這是黃浦灘上空前未有的一場大熱鬧，黃浦灘上的華洋人士都是等着看這一場好戲。黃金榮

向法租界的法國頭腦慷慨陳詞，他說李春來、朱桂珍傷風敗俗，賄賂有司，早已激起公憤。旅滬廣東同鄉人多勢壯，就怕法租界當局也惹不起他們，倘若再要包庇這一對蕩婦淫娃，萬一鬧出什麼大事，這個責任誰能負得起？

法國頭腦認爲黃金榮的話很有道理，李春來、朱桂珍一案已經全盤揭破，引起華洋各界一致注視，法租界當局不能爲這一對無恥男女受到公衆的批評指責。於是他表示全力支持黃金榮，讓他依法秉公辦理。黃金榮獲得法國頭腦的支持以後，他立刻採取行動，快馬加鞭，集合華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當天便將新開張的春桂戲園封閉，而且迅將李春來擒獲，直接送到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拿了朱桂珍的錢，拍過胸脯要給李春來保鏢的那一批法國巡捕，等到有人通風報訊的時候，李春來早已被關老爺下令打入提籃橋監獄了。

李春來被捕下獄，立時三刻轟動了黃浦灘，人人都誇黃金榮有種，把法國巡捕的洋威給壓下

去了。廣東同鄉們尤其出了一口惡氣，李春來已在關老爺的手裏，他們相信關老爺絕對不會便宜他的。最傷心的當然要數戀奸情熱，迷煞李春來的小棕棚朱桂珍了，她一聽說李春來被黃金榮拿獲，又被關老爺打下了監牢，登時便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道：

「哎喲喲，我的命真苦啊，這下可害苦了我的黃天霸了呀！」

大哭一場以後，朱桂珍一揩乾眼淚，便開始設法營救床頭人，她揚言只要李春來能够平安無事放出來，不論花多少錢她都願意。黃浦灘上財可通神，何況朱桂珍有這麼大的身家，就憑她一句話，也足以使若干貪財者爲之大賣氣力了。於是法捕房的法國巡捕一致出動，到會審公堂去找關老爺，他們氣勢汹汹的說：李春來是法租界的居民，不歸公共租界會審管轄，即使要把他收押，也應該關在法租界巡捕房裏。但是關老爺站住了道理，他屹然不爲所移，振振有詞的說：

「李春來是公共租界會審公堂要受提審的人

犯，由法租界華籍探目黃金榮，在徵得法租界當局同意以後，親加逮捕，押送到本會審公堂來的。所以李春來不但要在公共租界拘押，還要在公共租界受審！」

法國巡捕碰了釘子回去，由於重利所在，心猶未甘。朱桂珍不斷的在巨額金錢相誘惑，這般上海人稱之為「黃毛」的法國巡捕，也就費盡心機，奔走鑽營，想把李春來救出去領賞。然而，在公共租界，關老爺開炯之的動作好快，才送

走無理取鬧的法國巡捕便告開庭審理李春來。

那一天，到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去旁聽的人山人海，把一座會審公堂擠得水洩不通。——李春來從提籃橋監獄被押到公堂上的時候，眾人但見他神色自若，談笑風生。身穿黑香雲紗褂褲，黑色雪亮的皮鞋，由公共租界的巡捕押解，乘坐汽車，風馳電掣而來。大概他一心以為朱桂珍斷然不會讓他坐牢，她的偌大紅包一定能够使他平安無事的回巢。殊不知公堂上坐的是滿腔怒火，鐵面無私的關老爺開炯之。他簡單明瞭的問李春來幾句話，偏偏李春來有恃無恐，一一據實回答。於是關老爺把驚堂木一拍，當庭宣判。用一個「淫凶惡極」，不着邊際的罪名，判李春來監禁七年。堂下旁聽觀衆轟然一聲喝采叫好，李春來却大出意外，驚得呆了。

### 七年囹圄鬱鬱而卒

會審公堂審理案件，一向是一審終結，就算定案，犯人根本就沒有上訴的機會。李春來做夢也沒有想到關老爺不收紅包，不講人情，他是存心

要重重的懲治李春來，七年徒刑一判，就此鐵案如山，永難更改。直到這時李春來和朱桂珍方才大驚失色，連聲的喊：「糟了糟了！」朱桂珍眼見床頭人「黃天霸」面色如土，混身發抖，被會審公堂的巡捕押上汽車去，當時她真是如中雷殛，搖搖欲墜，好不容易經人扶持回到家裏，又馬上振作精神，托人去質問法租界的「黃毛」巡捕，——「你們拿了我那麼些錢，又跟我拍過胸脯，保證李春來無事。如今李春來却像個殺人犯似的，被判了七年徒刑。這下可怎麼辦呢？」朱桂珍的代表又臨之以利的跟那些「黃毛」說：

「朱女士一再表示，只要列位能够想個辦法，把李老關救出來，她仍還是不惜一切代價，一定會重重酬謝各位先生的。」

法國巡捕一商量，一方面在朱桂珍的跟前着實無法交代，另一方面則還有大筆的橫財可發。利之所趨，將情理法三者全都拋到一邊去了。他們決心「橫豎橫，拆牛棚」，一路蠻幹到底。用法捕房的名義，寫公函給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李春來是法租界的居民，他犯了法，判了刑，就該在法租界執行，法捕房要求關老爺把李春來交給他們，然後再做個手脚，私下將他縱放了事。

「黃毛」們這個動機計較，關老爺當然瞭然胸中，他一聲冷笑，據理駁覆，講明了李春來的七年牢獄之災，要在公共租界提籃橋監獄度過，便天王老子來跟他要人，他也斷然不會交出。覆文送到法捕房，法國「黃毛」當下就怒氣冲天，為之大譁。他們不惜武裝出動，驅車馳向提籃橋去搶奪李春來。殊不知關老爺早已有備，提籃橋

監獄加強守衛。於是法國巡捕和公共租界巡捕在提籃橋一語不合，大打出手，又釀成了驚人風波。那一天雙方倘若有人動槍，就難免引發一場鏖戰，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提籃橋一場混戰，兩租界巡捕徒手鬥毆。法國巡捕寡不敵衆，敗回法租界，第二天便成爲報紙上最駭人聽聞的新聞。廣東同鄉聞訊大爲不平，他們爲了支持關老爺。虹口一區全體罷市。這一下朱桂珍和法國巡捕方才曉得衆怒難犯，他們不得不死了營救李春來的這一份心，「淫爲萬惡之首」，李春來，朱桂珍終於得到了報應。七年監牢坐下來，李春來的色心淫胆早已消磨淨盡，連自小苦練的「玩藝兒」都大半還給老師去了。他出獄後不敢再在上海逗留，只好心懷忐忑的回到北方去。因生計之所迫，在北平、天津之間的廊坊鎮上，一家頭條大舞台搭班子演出，「琉璃易碎彩雲飛，落花流水春去也」，廊坊鎮上，頭條戲院的當地觀衆，有誰知道垂垂老矣的李春來，曾經在黃浦灘上「顛倒羣雌，風靡一時」呢。他混了一段時期，毫無起色，幾幾乎就要衣食難週了。民國十二年間，上海三洋涇橋新造了一片迎仙鳳舞台，專門演唱椰子戲。李春來不是春台椰子科班出身的嗎？爲生計所迫，他南下搭班，和當年的風光相比，簡直的差了十萬八千里，其後他又一度轉到大舞台演唱，可是頭牌已經輪不到他的份子，排名在椰子花旦毛韻珂和海派名伶小蓮子之下。民國十四年，這位一代淫伶李春來，終告鬱鬱而歿，結束了他大起大落的一生。李春來一案，使當年上海的淫風爲之稍殺，這倒是

李春來、朱桂珍始料不及的呢。

### 第一樁黃色新聞

我國第一樁黃色新聞，首推上海法租界徐家匯麥田香車斃屍案。

民國八年，一個秋老虎的天氣，悶熱得令人心中煩躁。衆家老關黃金榮，九點鐘不到就困睡了，他盥洗已畢，拾級下樓，正要享用他那例行的精美早餐，特製的油豆腐細粉，多加麪結。藉的電話鈴響，順手去接，是他手下一名小夥計打來的，情氣吼吼，劈頭便說：

「老闆，徐家匯出了驚人命案，有一個放牛的小閹，發現了一個女人的屍首，穿着得相當時髦，很像是生意上的，外國頭腦請老闆抽空去看一看。」

「哦？」黃金榮兩道濃眉一皺，但却飄飄的答了一句：「我等等就來。」

然後，他若無其事的坐下，稀哩胡嚕，吃完了他那一碗油豆腐細粉，吩咐司機備車。站起身，什麼都不帶，大搖大擺走出家門。

時在民國八年，國內雖有南北之爭，北洋軍直、皖兩系方在暗潮迭起，面臨決戰。但是黃浦灘上一隅之地，却正歌舞昇平，紙醉金迷，一派繁華熙攘氣象，恰似一泓止水，波濤不興，好久好久都沒有轟動里閭的大案子發生了。也正因爲如此，黃金榮那一响閑極無聊，悶得發慌，徐家匯路畔麥田裏出現斃屍，他這才想起親自出馬走一遭。要不然，他只消一聲吩咐下去，自有他手下底下的的小夥計，替他查明原委，緝拿凶手，在刀

切豆腐兩面光的手腕之下，漂漂亮亮的把案子破掉。

麗日在天，陽光普照，黃金榮的私家轎車趕到徐家匯路時候，大道如砥，野濶風搖，看熱鬧的小市民有如陣陣浪潮。命案現場擠得層層疊疊，水洩不通。都是些指手畫腳，議論紛紛的男女老幼。上海小販最懂得生意經，已經在人潮之中鑽來鑽去的做起生意來了。黃老闆的汽車一到，人羣自動的讓開。車門開處，黃老闆一頭鑽出，早有法租界巡捕房的外國頭腦（法籍探目），黃毛（法籍巡捕），華探和黃老闆的手底下們一擁而上，熱烈歡迎。黃老闆不會停步，他們就跟在他的背後走，爭先恐後，忙着回答他的問話。

黃老闆眼睛在看，耳朵在聽。女屍已經從起伏不已的麥浪之中，抬到了路邊地上，全身覆蓋着一張藍席。有一名華探揭開來一下，請黃金榮看看。——黃金榮一瞥之餘，那是一名二十五六歲的少婦，身材中等，曲線玲瓏，濃抹艷妝而又猗猗可怖。她的衣着打扮確很入時，祇不過從頭到手不見一件首飾，三千青絲亂成一團，連當年流行的橫S髻都散了開來。却是旗袍下襖未掀不皺，鞋襪俱在，喪衣聚貼。以黃金榮的豐富辦案經驗，他幾乎已可斷定，這是謀財害命，而非行姦以後辣手摧花。

幾位華捕，手底下還在耳邊絮聒。黃金榮眼睛盯住女屍，耳底所聽到的確也字字入心。乍作先已驗過屍了，死者頭上有明顯的勒痕，認定是縊後氣噎，死於非命。行凶的麻繩繫在屍畔，業已搜獲，作伴並且判明，死亡時間約在四五個鐘

頭以前。

黃金榮心裏在想，良家婦女，不會深更半夜在這荒郊野外出現，附近一帶，都是種田人家，也不可能住有這種摩登浪漫的少婦長女。黃金榮往後告訴他的家人們說，承辦此案之初，確會把他難倒了一下。因爲當時他已確定這個女人是生意上的風塵女子。風塵女子會到徐家匯這麼遠的荒郊野外，除非只有一種原因：那就是被熟客人帶出來乘坐汽車兜風。這在當年上海歡場都是一項「好白相」的新花樣。上海小報美其名曰行香，往往某某名妓和她的相好，某夜某時行香到了某處。夜涼如水，晚風習習，香車美人，載往郊外輕憐密愛，席天幕地，在尋芳客與章台柳看來，都不失爲一份新鮮的享受。令黃金榮大惑不解的是，以這具斃屍的姿色來看，她算不上是紅倌人。而在當年人口只有六十萬的黃浦灘上，唯有相當走紅的妓女，才有坐汽車的闊客，能够讓她們過一過行香的癮。

### 半世紀前汽車傳奇

上海是我國第一個行駛汽車的都市，早在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便有一位匈牙利人黎山，自國外運了兩部小轎車到上海來，第一部賣給中國籍的富豪周湘雲，第二部售予猶太籍富豪哈同。哈同富可敵國，曾經用價值極昂的紅木鋪砌整條南京路，他的太太是中法混血女郎羅迎陵，曾經修築過東南第一座私人園林——哈同花園，生活起居擬于皇家。可是，上海私家包車的○一號牌照，却仍然落在周湘雲的手裏。起初，

汽車乍到，連租界行政機構工部局都不知道應該如何管法，只好按照馬車規矩徵稅納捐，於是周湘雲是〇〇一，哈同是〇〇二號。當時還有一則趣話，汽車比照馬車之例管理，而馬車管理章程頭一條便是不准超車。但是汽車速率遠比馬車為快，不超越馬車根本就無法行駛。羅迎陵要出鋒頭，讓她的汽車經常亮相，只好叫她司機一天到晚繳罰銀，她非坐私家車搖搖過市不可。

到了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汽車來得多了。工部局這才訂出章程，發給汽車牌照。規定第一號到第五百號為私家車，每季繳納規銀十五兩。五〇一號起至六〇〇號止為營業車所用。牌照式樣則私家車為黑底白字，營業車為白底黑字。黑白分明，極易辨認。

這一次正式發給汽車牌照，那表示上海人所謂拿摩溫（Motor）的〇〇一號，又被周湘雲上下打點，捷足先登。一時頗使四五百位私家車主相顧失色。也不知道有多少財與勢俱者，覬覦這全國第一號汽車的特殊榮譽。於是千方百計，不惜重資，想要把它挖到手。工部局主事人不斷的受到他們人情包圍，即令焦頭爛額亦無以應命。迫不得已，唯有暗示英租界管理交通的印度巡捕，和法租界管理交通的安南巡捕，只要一看〇〇一號汽車，便以違反交通規則為藉口，強迫加以吊銷執照的處分。再拿這只〇〇一號牌照去，應付強有力者的坐逼。周湘雲得到消息，他也使個絕招，乾脆把〇〇一號汽車連同牌照關進車房，自此不再露面。反正他有的是錢，便另買一部新車，另行申請一個牌照。如此這般，方始使他這〇

〇一號車，一路確保到底。

清末民初，一號車是周湘雲的，二號車屬沙遜大廈主人，英國巨富蹺脚沙遜爵士。三號車屬馬立斯，四號車則屬哈同。這些都是飛馳過市，人人為之艷羨，不禁側目而視的名人與名車。到了民國七八年間，黃浦灘上已經有將近一千輛私家車了。私家車牌照自也水漲船高，從三位數加到四位數。式樣則仍為黑底白字，老上海稱之為公館牌子。那時節依舊是號碼越小，身價越高。能够領得較小號碼的牌照，即令聲名如山亦樂為之。只不過這是富豪濶佬的調調兒，你想要我也想要。周湘雲、沙遜、哈同之流，抱牢了小號碼牌照寧死也不鬆手，挖一個小號碼之難，誠所謂難於上青天了。

直到民國二十年，哈同病逝。上海私家車小號碼爭奪戰，方始有一個小小的變局，哈同的〇〇四號，為前清郵傳部尚書，富甲東南的盛宣懷第四子盛擇丞所得。但是，這時候玩汽車號碼却又花樣翻新，更上層樓了。沙遜爵士連續施展銀彈攻勢，重賄有司，買到了〇〇二、〇〇二、〇〇二、〇二二二，一共是三個全二的牌照號碼。當租界與華界分別發照，他再來一個雙份。到了汽車號碼進至五位數，他買到租界的〇二二二二以外，再把〇一一一一也買到手中，使周家從此不再起前。但是，當他再去謀取華界的〇二二二二號時，殊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華界〇二二二二號先已被人抄了後路，買到別人的手裏去了。

沙遜爵士這一着急，著實非同小可。他以勢在必得，「氣」令智昏，竟然親筆寫了封信給上

海特別市長吳鐵城，信中列舉他對國民政府的功勞。諸如二次北伐之前，國府分別在海內外發行公債，沙遜爵士即在倫敦市場一口氣買進十萬英鎊，再在上海陸續購進統一公債達數十萬元之鉅。沙遜悻悻然的在信中說：他對國民政府如此其盡心盡力，如今連請求一只〇二二二二號牌照亦不可得，未免太不給他面子了。

### 北里嬌娃計分七等

吳鐵城看了沙遜的這一封信，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本來打算不予置理。却是有人替他說話，何必如此區區小事，彼此傷了和氣。於是便派人領有〇二二二二號車照者再三情商，把這個沙遜爵士不吝一切代價，志在必得的牌照讓給了他。沙遜鑒於這個牌照得來不易，特地訂製一部最豪華的英國羅斯羅埃斯名牌車，耗資達七千餘兩銀子。

自此蹺脚沙遜爵士躊躇滿志，得意非凡，他擁有全套二字私家牌照。沙遜得手，滬上富豪相繼跟進。盛宣懷的七公子盛蘋丞行七，除了原有的七號車之外，他又挖到了〇〇七七號，出入雙車與俱。這位盛七公子的哥哥的魚臺土地所有權人故國大代表徐逸女士的尊翁盛澤丞行四，他也不讓乃弟專美於前，除却原有的哈同〇〇四號之外，更以駭人的手筆，連續購入〇〇四四、〇四四四，一出門便是三部私家車魚貫而行，三部車上一共六個四字，派頭之大，無以復加。這位盛四公子一生錦衣玉食，信手揮霍，稱得上是財與勢俱，福壽全歸。並不如台灣今日的怪風氣，

以四噏死，有好些場所的四號都取銷了。

黃浦灘上競買汽車牌照號碼的風氣，到三大亨之一杜月笙買汽車時方始然而止。因為杜月笙領牌照時一不花錢，二不費力，自有人奉上七七牌照一枚，滬上豪紳雅不欲向杜月笙挑戰，杜月笙的一份牌照，方始總汽車牌照爭奪戰之大成。自此以後，不再有勞命傷財的汽車牌照爭奪戰了。

必須先說一段早年的汽車故事，方可知黃金榮偵辦麥田香車艷屍案，一開頭便覺得大惑不解的由來。上海妓女約可分為七等。第一等是書廬，書廬裏的姑娘都經過嚴格的訓練，必須會奏三絃或琵琶，能唱彈詞說道白，才貌雙全，彷彿日本的藝妓，第二等叫長三，多半能唱，却是不大會唸彈詞中的道白，因而比書廬低一級。長三纏頭資硬性規定陪酒三元，打茶圍三元，在他們的香閣裏擺酒，照例四人一席，每人各出份子錢三元，以此之故便以長三爲名了。書廬與長三堂子裏的姑娘都叫「先生」，並非特別尊敬，或逕予男性化了。其用意與「說書先生」相等。她們標榜「賣嘴不賣身」，都有一個嚴格規定，至少在堂子裏不及其亂。

第三等名爲么二，正確說來應以么二三爲宜。名稱之由來也是基於纏頭之資，規定打茶圍一元，但却不叫茶圍而稱乾濕。此外則陪酒二元，夜度資三元。由茶而酒而留髻，共爲六塊大洋。此所以長三堂子裏的姑娘笑么二，說她們是六跌倒。

第四等是野鷄，雅一點的話叫夜鶯、雉妓，

多半是未成年的少女，和人老珠黃的遲暮老妓，深宵鶴立街頭，三五成羣，勾引路人，當街論價，不以爲恥。在她們的身邊，大都有鴿母或娘姨監視。尋芳客和她們打情罵俏，調笑謔浪，談好了價錢便攜手同赴陽台，或爲她們的住處，或則另覓台基。

第五等可謂道地的妓院，但却是半開門或暗門子，見不得天日的。光顧者多半是勞力階級，美妍各有定價，及身交易而退。老上海諺而且虐的呼之爲鹹肉莊，則其閱歷之多，飽經滄桑可想。也有人美其名爲「韓莊」的，因爲上海話鹹韓諧音。

第六等名爲鹹水妹，專做外國人生意，鹹水即海水之謂。鹹水妹多高頭大馬，身強力壯，能說幾句洋濱濱英語。縱使她們的收入遠比野鷄、鹹肉爲高，但却是被同行所最看不起。

第七等是洋妓，洋妓之中當然也分若干等級。一般說來以白俄佔最多數。白俄妓女院，亦有當街拉客者，其中不乏羅利美女，更多的是鷄皮鶴髮的白俄老太婆。她們被赤俄擄出國外，有家歸不得，只好以女人家最後的本錢謀生。戰前最廉價者僅一元、二元而已，抱着好奇心開洋葷的也大有人在。這些白俄女人久經風霜早已不知廉恥爲何物。操此賤業，還不時以公主、郡主自炫。較白俄妓女等而上之的有日妓及朝鮮妓女，根據地是虹口區，此外尤有猶太、德國、法國女郎，其值較昂。

### 麥田艷屍轟動一時

民國八年前後，黃浦灘上的私家車，不過一

千部左右。洋人佔了一半，豪門巨紳又佔了另一半中的一大半，剩下來能供潤公子，尋芳客載着妓女，郊外行香的。在老巡捕黃金榮的記憶的裏，幾乎屈指可以算得出來。而且這些有錢有勢，財東或大小，斷乎不會謀財害命，爲區區首飾溢殺一名妓女。此外，則麥田艷屍貌僅中人，她不可不像是什麼名妓紅妓，照她的姿色看來，她不能有乘車行香的資格。更何況，當時上海書廬、長三堂子裏的姑娘一向都是登記有案的。黃金榮見多識廣，稍微走紅一點的姑娘，差不多他都認得。這一點更使他堅定了自己的信心；——這一案大有文章，非比尋常。

實地查勘了現場以後，黃金榮低聲的吩咐了他手底下人幾句話，交代他們，目下頭一件該辦的事，便是確定死者究竟是誰？他叫他的手底下全體出動，四面八方，分頭查訪。一得到結果，立刻打電話到他家裏。

吩咐已畢，黃金榮在層層疊疊的看熱鬧者注目之下，轉身登車。他在黃浦灘上交遊廣闊，根深蒂固，同乎里一條街堂裏就住滿他手下的八大家；全是黃浦灘上字號响叮噹的人物。包括杜月笙、金廷蓀、顧掌生、馬祥生、范恆德、王阿慶和傅阿發。光是杜月笙手下就有一個小股黨，人多勢大，一時無兩。由於這一次麥田香車艷屍案是黃老闊親自出馬，八大家俱知茲事體大，非同小可。因此八大家一致出動，作捲地毯式的搜查。於是，黃金榮回家剛剛走進客廳，電話鈴響，死者已經查出來了，是英租界。路新清和坊一家堂子裏的姑娘，姓王，花名蘭英，浙江杭州人

又過了個把鐘頭，首先查到新清和坊的一名手下匆匆趕到，他盤問過了王蘭英堂子裏上上下下的人，帶回來一大堆破案的線索。

果然不出黃金榮所料，王蘭英是個長三堂子裏的「先生」，可是她並不走紅。當年黃浦灘上的長三堂子，有大雜院式的，粥粥羶離共住一屋，也有合租一幢一樓一底的衙堂房子，合伙而住。只不過，通常都是紅先生住樓上，不走紅的住樓下，一樓之隔，境遇真有天淵之別。

所以，當黃金榮一聽王蘭英住在新清和坊某號樓下，他馬上就問：

「那麼，樓上住的是誰呢？」

「那，樓上住的是誰呢？」

黃金榮哦了一聲，這小林黛玉，眉目如畫，苗條婀娜，他留有相當深刻的印象。祇因為，她背後有一個綫客，是大大大的闊少。早年滬上三大亨之一，與赤脚財神盧洽卿、英商謀得利洋行買辦徐乾麟並駕齊驅，財勢尤在盧、徐之上的上海商會會長朱葆三的五公子。滬上人士，都稱他為五少而不名。當年上海，先有一條哈同路，就有一條朱葆三路，往後才有一條盧洽卿路。

五少，翩翩濁世佳公子，家財億萬，揮霍無算。在黃浦灘上多如過江之鱗的闊少當中，是出類拔萃，頂兒尖兒的人物。他不但擁有私家汽車，穿制服的司機，尤有身材魁梧的保鏢，跟出跟進，幫閑湊興的清客。着實是人才一表，派頭一絡。上海有名氣的書廬、長三堂子裏，跟他札相

好的名妓也不知道有多少，新清和坊的小林黛玉，不過是其中之一。然而，就照着五少的脾頭，小林黛玉即已能在花國之中馳名大噪了。

據黃金榮手下一五一十的報告，經常陪侍五少上新清和坊的幫閑清客裏頭，有一個名叫閻瑞生的，長得白白壯壯，胖胖長長，能說會道，經常春風滿面，笑口常開。平時無錢則已，有起錢來出手還相當的大方，職業則為野鷄跑街，亦即做點零星生意，從中博取一點回佣的推銷員。這閻瑞生一向好交遊，三教九流的朋友，倒也不少，白相人地界的朋友，也認得些。不過呢，實際上他却在吃朱葆三家飯，朱家有金山銀海，他只啃啃元寶的邊，也儘够他優游自在，吃喝玩樂的了。

聽手底下的人詳細報告，黃金榮忍不住的要問，王蓮英之慘遭縊斃，跟閻瑞生又有什麼關係呢？

### 衆家老閩親自出馬

於是小包打聽娓娓道來，他盤問過小林黛玉，和王蘭英的那個鴿母。小林黛玉對吃公事飯的人很客氣，她落門落檻，坦坦白白，承認鴿兒愛鈔，姐兒愛俏。閻瑞生誠然吃的是幫閑飯，但是他長得白哲高大，英俊瀟灑，賺錢雖不多，為人却四海。加以他慣陪小心，談吐風趣，到新清和坊小林黛玉的香閣，由於他閒時多，忙時少，腳頭份外的勤。平時託他辦點事，跑跑腿，幫個小忙，他更是份外的殷勤巴結。因此之故，新清和坊小林黛玉香閣的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沒有一

個不跟他熟，沒有一個不誇他好的，連小林黛玉都對他頗加青睞。小林黛玉言下之意，倘若不是礙在閻瑞生是五少的門下客，生怕砸了他的長飯碗。說不定，那怕倒貼，她也會跟閻瑞生要好一番。

黃金榮聽到這裏，連連的點着頭說：「嗯，這倒是有點因頭了。」

當下揮揮手，叫那個手底下的別再說下去了。他說他要到新清和坊去親自查問一番，手底下人一聽，立刻跑出去命司機備車，然後陪他同往。

黃金榮親自到了新清和坊小林黛玉的香閣，這是新清和坊的一件大事。老鴿和小林黛玉，忙不迭的親自接待，黃金榮拾級上樓，邁步走向小林黛玉的小巧精緻起居室，四下一望，說得上是富麗堂皇。小林黛玉和她的老鴿跑前跑後的奉茶奉烟，黃老閩却把手一伸，叫她們一概免了。單祇叫小林黛玉和樓底下王蘭英的鴿母也坐下來，他要開始問話。

王蘭英一死，她的那個鴿母人財兩空，份外傷心。打從得到消息起，她的兩隻眼睛便哭得既紅又腫。黃老閩一到，她更是心慌情怯，不知如何是好。黃金榮一連兩次叫她坐下來談，她都始終不敢。畏畏縮縮的站在小林黛玉的背後，兩手只顧扭弄着衣角。

倒是小林黛玉見過場面，為人又豁達朗爽，她大大方方的在黃老閩對面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一本正經的等着回他的話。

於是，黃金榮閑閑的問起：

「妳跟王蘭英很要好？」

一提起王蘭英，小林黛玉就忍不住的眼圈一紅，她低下頭去黯然的回答：

「嗯，我們是很要好的姊妹。」

又是單刀直入的一聲問：

「王蘭英可認得閻瑞生？」

「閻——，」小林黛玉不由自主的怔了一怔

，又把話頭縮住，這一切都給黃金榮看在眼裏，他微微的點了點頭，似有所悟。可是他仍還在耐心的等着小林黛玉的下文，聽她輕輕的吐出了三個字：「認識的。」

黃金榮右手扶桌，站了起來，他和王蘭英的鴉母面面相對，目光閃閃的在問：

「昨天夜裏，閻瑞生有沒有來過？」

那鴉母搖搖頭，答了聲：

「沒有。」

「那麼，」黃金榮頓一頓，再問：「王蘭英出去過沒有呢？」

「出去過的。」鴉母肯定的回答：「我們蘭英昨天有堂差，吃過晚飯就出去了，這以後，……」

想想傷心，鴉母又嗚嗚的哭了：「嗚——她就比沒有回來。」

抓到了這一條線索，黃金榮便一一問明白了，王蘭英昨天夜裏出的是那一家堂差，主人是誰，又是誰叫她的條子？然後命他手下打電話去問。這時，鴉母又搶着搶着的說：

「黃老闆，不勞這位大哥再去問了。昨天夜裏兩點半鐘，我想不放心，就打電話去問過的。我們蘭英兩點鐘才走，兩點半以前，她就應該

回到家裏了。」

「那麼，」黃老闆又得了一條線索，他連忙追問那個老鴉：「昨天夜裏兩點鐘前後，妳還沒有睡囉？」

「不但兩點鐘前後，」老鴉淚眼漣漣的說：

「昨天一夜我都沒有睡着。」

「那麼，妳可曾聽到什麼動靜？」

### 小林黛玉午夜行香

便在這時，老鴉的臉色驟然大變，她正用乞憐的目光在向小林黛玉投去，小林黛玉恰好也在這時霍的回頭，和鴉母交換了電光石火般一瞥。這一個小小的破綻，立刻便被黃金榮抓到，他發出一聲冷笑，輕輕的喊了聲小林黛玉，然後方說：

「對不起，我要借一借妳這個房間。」

小林黛玉會意，頓時花容失色，驚疑不定的站了起來，一個轉身，和王蘭英的鴉母打了個照面，迅速的拋個眼色，略帶警告與嚇阻的意味。然後再說一聲：「黃老闆，您請便。」然後就格登格登的走了出去。這一切，全都被黃金榮看在眼里。他右手一揮，叫他手下到房門口去站着，不許別人進來。

起坐間裏只剩下黃金榮和老鴉兩個人了，他開始轉彎抹角的問。問明白了老鴉是蘇北人，也是妓女出身，只靠王蘭英這一個養女出賣皮肉得錢維生，王蘭英一死，她就斷了生路和指望。當老鴉訴說到傷心慘然處，又一度的掩面哭泣，黃金榮方才把握機會，以單刀直入之勢問一句：

「王蘭英死得那麼冤枉，妳不想替她雪冤。」

鴉母抽抽答答的哭着回話：

「想，想，想，當然想。只求黃老闆給我做主啊！」

於是，黃金榮也站起身來，踱到她的面前，壓低了聲音問道：

「那麼，妳給我說實話，昨天夜裏兩點鐘以後，妳在樓下，可曾聽到什麼聲響？」

老鴉神色不安的望望門口，彷彿生怕小林黛玉在外面偷聽，當她看到黃老闆手底下高大的身影，她才放下了心，悄聲吐露。

「兩點鐘的時候，我睡在我房裏的小床上，聽到有一部汽車開到大門口。然後又接連敲了三聲喇叭。」

黃金榮一聽說有汽車來過，登時眼睛一亮，他急急的追問：

「這部汽車是來接王蘭英的？」

「不是的。」老鴉凄然的直搖頭：「我們蘭英那裏會有這種闊客人？那部汽車是來接——樓上這位的呀！」

禁不住黃金榮犀利的追問，鴉母一一據實相告。那天深夜，兩點多鐘，大門汽車喇叭一響，小林黛玉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下樓。當時，老鴉一時好奇，她會悄悄的爬起床來，蹣手蹣腳走到門口，掀起一角門窗來偷窺。大門沒關，過堂裏燈火通明，她清清楚楚看到小林黛玉走下樓梯，那五少的「朋友」閻瑞生，則是神采飛揚，滿臉堆笑的從大門口走進來。他一見小林黛玉的面，

便一伸大拇指，極口稱讚的說：

「好極！妳真守時間，剛剛敲過兩點鐘，妳就已經準備好了。」

然而，這時，小林黛玉却在嫣然的笑著說：

「哎呀，瑞生！今天真是不可不巧了。我剛剛有個遠堂差，馬上就得去。對不起對不起，只好跟你說聲明天見，改天再陪你吧。」

聽到那兒，黃金榮打了個岔，問那鴿母道：

「這麼說，閣瑞生跟小林黛玉是事先約好了，坐汽車去兜風的？」

老鴿怯怯的答道：

「我聽樓上的娘姨（滬語傭婦）說，閣瑞生騎着小林黛玉出去兜風，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直到前幾天，她才答應的。」

沉吟半響，黃金榮再問：

「閣瑞生有汽車？」

老鴿苦笑着搖了搖頭，緊接着又想了起來，補充一句：

「不過，聽說他會開汽車，而且開得很好。因為他在洋行裏做過事。認得不少外國人，是那些外國人教會他開汽車的。」

「噢。」

黃金榮深深的點頭，在他心底正自苦苦思索，方始以為獲得一條有力的線索了，不旋踵間又告中斷。他手底下人認為可疑的閣瑞生，確曾駕駛汽車到新清和坊來過，可是，他跟王蘭英却似乎並沒有碰上面，他是和小林黛玉約好來接她的。

那麼，閣瑞生豈不是和王蘭英之死全不相關

嗎？血案發生，人命關天，而破案線索猶在虛無縹渺間，林深青密，問樵夫如何下手。黃金榮唯有一聲長嘆，決定不如歸去，再作計較了。

### 案中有案火油巨鑽

但當他與辭欲去，邁步出門，小林黛玉身爲主人，少不得要重出送客，她殷勤的把黃金榮一直送出大門，送上汽車，便在臨別之際，她伸出右手，理了理髮腳的亂髮，便在這一舉手間，黃金榮陡然覺得一陣藍光耀眼，奪目眩眩。——那時節，黃浦灘上由赤脚財神處廣洽卿唱導成風，有錢人都是戴一只鑽戒，自炫身價。於是，滬上豪客與北里名花一般的強光閃閃起來。黃金榮家裏有的是錢，對於這闊綽的調調兒自也不能例外，他也玩過鑽石，而且門坎相當的精。小林黛玉的熠熠鑽戒在他眼跟前晃了那麼一現，他即已恍知那是價值連城的寶貝，當下不覺心中怦然一動，便閑閑的問道：

「妳手上這只鑽戒，到是價值不少，相當的少見啊。」

一提小林黛玉的這樁寶貝，她登時就眉開眼笑，得意洋洋，乾脆把一雙又白又嫩的玉手，翹起約指，送到黃老闊的跟前，嗲聲嗲氣的說：

「黃老闊，府上有的的是金山銀海，也看得起我們這個小玩藝兒呀。」

、羊脂般玉手塗着紅的蔻丹，襯以白金托，大鑽石，直伸到黃老闊的眼前，使他忍不住的多看了兩眼，口裏噴噴有聲的讚道：

「崩，崩，真崩！」

小林黛玉抿起櫻桃小口，盈盈的笑了。秋波一轉，媚眼亂拋的道：

「聽說是最好的南非洲火油鑽，有五個多克拉哩。」接下來，再故表謙虛的添上兩句：「也不曉得是否真的，橫豎戴着好玩罷了。」

黃金榮抓住話頭，馬上便問：

「這麼說，妳這只鑽戒是人家送的囉？」

小林黛玉格格的笑，在她心目之中威如天神的衆家老闊黃金榮，居然也對她這麼和藹可親起來了。這叫她怎不覺得光采，怎不感到欣幸。她笑得顛巍巍的在回答黃金榮說：

「當然是客人送的哩。要叫我自己掏錢去買呀，只怕這一輩子休想。」

「妳客氣。」黃金榮心中早有盤算，他在誘伊深入，步步追問：「哦，妳這只鑽戒，一定是五少送的吧？」

這一陣笑，更見小林黛玉的輕狂，笑够了一陣，她才回答黃老闊道：

「哎呀，黃老闊，五少是常到我們這兒來的。可是，他並沒有包我的身。我這裏的熟客人多得，這只鑽戒，偏偏不是五少送的啊。」

果然入彀，黃金榮心頭暗喜，還在順水推舟的追問下去道：

「哦？除了五少以外，還有那一位闊佬，出手這麼樣的大方呀？」

、小林黛玉做工真好，忽又眉一皺，長嘆一聲，裝出一副悲感面容，輕輕的答道：

「死鬼查三」。

（未完待續）